

申請研究經費亞裔學者遭拒比率最高

最新研究指出,要向國家科學基金會(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, NSF)申請研究經費,以白人學者最吃得開,非裔、拉美裔等非白人都比不上他們,尤以亞裔申請遭拒比率最高,2019年僅22.7%申請經費獲準。

“紐約時報”4日報導,NSF是聯邦機構,每年決定數十億元經費,補貼美國進行的基礎科學研究,包括生物學、化學、電腦科學、地球科學、數學及物理;對大學教授等學術人士,學術生涯要成功,NSF的經費補助經常是關鍵血脈。

亞裔科學家提案,獲NSF經費補助的成功率,比起整體成功率,要低約20%;新研究指出,這種落差已持續20年,與常見說法,指亞裔主宰美國科學及工程領域有所衝突。這項研究2022年11月發表於eLife期刊。

以2019年例,NSF收到4萬1024份提案申請補助,其中27.4%取得經費;那一年白人科學家的提案31.3%獲得經費,亞裔的只有22.7%,拉美裔當年略高於平均值,29%取得補助,非裔26.5%,表現不若平均值。

加州勞倫斯利夫默國家實驗室地球科學家陳怡芳(Christine Yifeng Chen,音譯)擔任這項研究主撰人,她表示少數族裔里有個刻板印象,說亞裔學術無敵,不會經歷到挑戰,研究成果指出並非如此。

陳怡芳承認,從NSF的公開報告無法取得充足的細節,以全面研究這些族裔差距;研究的作者群曾向NSF請求更精細的數據,但石沉大海。

許多大學等機構近些年也承認,研究方

面有族裔不公。

紐時認為這一點通常不意味各機構蓄意歧視非白人。相形下,這種厚此薄彼是下意識及粗心,例如研究經費的審核人往往傾向於高看長春藤名校的研究員,勝過非裔學校的學者。

這個問題呼應“細胞”(Cell)期刊去年出版的評論,作者是舊金山加大生理學教授詹裕農(Yuh Nung Jan),文中指出亞裔科學界在生醫研究,很少能在各自學域贏得首獎;詹裕農發現,美國生醫界,亞裔科學家佔二成以上,但各獎項得主838名,只有57人是亞裔,不到7%。



詹裕農同時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,他談到陳怡芳等人的研究時指出,研究整體所得與他所見一致。

活在華人圈最底端的中國高中留學生

中國高中留學生 居然活在華人圈最底端?

“媽媽!要打架啦!”女兒從學校回來沖我大喊:“我同學!他們!要在小區的公園里打群架了!已經約好了時間,國際生對華裔,還有一群本地小孩參與!”

一群15、6歲的高中生要約架,據說國際生隊伍的人數不夠,我女兒也被帶頭的喊上了,說人多勢眾壯個膽。女兒激動地說:“感覺只有干上一架,國際生才有出頭之日,才不會被他們‘踩’在最底層,才不會被欺負。”

啊!最底層!咱們可是堂堂正正交了學費來留學的!他們?他們都是誰?誰敢欺負你們?女兒的一番話把我瞬間點燃。

我們差在哪里呢?要被欺負。

是!我們英語不如加拿大人,但我們不是來學了嘛?留個學,怎麼就能留出這麼多委屈!我倒是要看看是這幫青春期的“熊”孩子在故意作怪?還是我們這些家長疏漏了孩子成長中遇到問題?

1 我媽英語六級 只能靠中介和學校溝通
這場約在多倫多第一場雪後,周六下午三點的架,到底是沒有打起來。

就在我穿上大鵝羽絨服,扣上抓絨帽,踩着Ugg,裝備齊全去觀“戰”的前一刻,女兒告訴我,打架取消。

她說,據說是被華裔學生告訴了學校,校方說他們如果參加打架,學校會報警處理。大家都怕惹麻煩,所以只能取消了。

帶頭約架的男孩子我認識,他的英文名叫Ash,住在我家500米遠的一戶寄宿家庭,今年讀11年級。我們都是從北京出來的,Ash見我也經常聊聊在北京的事。

約架失敗的下午,我溜彎的時候遇見了Ash,他耷拉着腦袋靠在牆根抽煙,見到我還是熱情招呼了一聲:“阿姨好!”

我立刻提起了關於約架的事情,Ash直接飆出了髒話:“留學了兩年多,光打架了。怎麼又怎麼多爛人要處理,煩躁!”

我說:“怎麼不告訴家長呢,哪怕是我們英語不行,我們也能幫你們分析分析,總比用武力解決要強呀!”

他搖搖頭,說:“阿姨,你真是難死實寶了!我媽英語六級,碩士研究生畢業。她給我請了一個監護,一年2000加幣,讓他們協助我和學校溝通。我媽她英語不行,一張嘴就說錯,聽也容易出偏差。和我媽說,她只會轉到監護那里。監護一直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狀態,在學校和學生之間和稀泥。一次,有個同學罵我是豬,我投訴他,學校都要他給我道歉了。這該死的監護跑來各種操作了一番,居然給我談成了兩人互相道歉,握手言和。當時我就想把他腦袋揪下來看看,是不是有屎?”

Ash越說越激動,把面前的草坪都踢翻了。語言不通的問題我也遇到過,這不是個別問題,而是留學家長遇到普遍問題。

我自認為我的英語不錯,從給女兒申請學校、辦簽證,帶她來加拿大都是我自已搞定的。有一次女兒回家抱怨老師給分太低,我真想去學校踹老師的門。

但是女兒說:“就您這英語能力和驚扭的表達,還不得把老師說急了,您別去就是給我幫大忙了!”

到了加拿大之後,我的英語自信是徹底被擊倒,很多生活英語都聽不明白。如果按照我中文思路的英語直接跑到學校一頓說,還真起不到什麼好作用。

我也很着急,每天在家看《老友記》惡補英語。可是忙活了一年,也就是達到了一個生活英語可以自理的程度。

現在,我總做一個夢,夢見我雄赳赳氣昂昂地拿着女兒的試卷找到校長,用英語一通輸出。然後他跟我道歉,立刻安排老師給我女兒把分加上去。可是夢醒了,說的英語一句都想不起來。

女兒總是說等她大學都畢業,我的英語水平都達不到舌戰校長的水平,她只能靠她自己摸索着留學了。我也很無奈,只能想就當是鍛煉自己早點獨立,在學校里受了委屈,不能解決就只能自己扛着吧!

2 一模一樣的卷子老師給國際生打分就是低
在學校的差異化對待中,我女兒的心態算是好的。

她英語好,10年級暑假雅思就考了個8分。但是她從10年級入學時沒有測試就給她安排上了ESL,ESL是所有來到加拿大的中國高中學生都要通過的英語學習。

女兒一直覺得自己的ESL級別定低了,ESL的課程很簡單,她隨便劃拉兩下就能考滿分。她找到學校要求提陞ESL的級別,一個和藹可親的老師接待她,告訴她:“你才來加拿大,要把基礎打好,建議不要隨便提陞!”

女兒又寫郵件給校長要求對她重新進行英語測試,等到校長回復安排了測試,半年過去了。



女兒跟我抱怨:“如果我是本地生就不會有這種待遇。一個去年拿了PR(加拿大永久居留)的,英語都說不利索,學校就讓她直接通過了ESL,氣不氣人?”

氣人!真是氣人!怎麼本地人享受義務教育還各種被優待,我們國際生花了真金白銀來學的,怎麼可以被差異化對待呢?

我真是不服,加拿大政府不是哭着喊着說自己是一個自由公正的國家嗎?發生這樣的事情肯定會有地方投訴和解決的。

Ash聽了我的經歷,說:“阿姨!你也是瞎忙乎,像我有真憑實據的都投訴無門。您這種證據模糊的,根本就沒戲!”

一年前,數學不錯的Ash想選AP(美國高中課程)的數學,哪怕是不申請美國大學,學習總沒有錯吧!

可是Ash被淘汰了!他說淘汰不可怕,可怕是和公分數一樣的本地生居然被選上了,這還有他公平可言嗎?他找了老師溝通,郵件發出去也石沉大海。

他讓監護去和學校溝通,監護也是各種墨迹,最後慢悠悠跟他說:“聯繫了,學校說這個AP考試生有名額的,已經滿了所以上不了!你說的學校不公平也沒有明顯的證據,沒辦法幫你了。”

沒有證據那就找證據,Ash在一次數學考試中,把好幾個加拿大本地同學和自己試卷都拍了下來,他還故意和這些學生做的一模一樣。結果是他的分數果然比這幾個學生要低,但是他被老師投訴說考試作弊。

他怎麼辯解,校方都沒有聽他的建議,他又找到了教育局說理,一個曾經也是國際生的實習生接待了他。對他的經歷深表同情之外,也勸他,不要他特別在意這些,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。

可惜,Ash的媽媽也不理解他,還說他到了加拿大還不安分,好好的書不讀,非要去爭個你死我活。要求他只看眼前的分數,然後順利進入加拿大的一類本科讀書就行。

對於大家的冷漠和現實的無奈,Ash買了個沙包天天在家練拳,他說,他就是從那時候開始,他發現用拳頭比用講理更能快速的解決問題。

哪怕是假裝動動手,老師和同學都會害怕。Ash還集結了一幫國際生,人多力量大,集體的反抗肯定會比單一的行動效果要好很多。

3 去年入了加拿大籍的同學今年就來鄙視我們
Ash開始練習拳擊之後,第一個教訓的同學是他曾經最好的朋友,他叫Tyler,父母是以勞工身份來到加拿大的廣東人。

他從高中開始就和Ash在一起玩,因為個子不高總被人欺負,所以Ash總是以保護者的姿態出現。

都從中國大陸來,也都是國際生,兩人很有話題聊。

相比下Ash家庭條件優渥,而父母在加拿大打工的Tyler顯得總是不自信,Ash說:“我是經常鼓勵他的,這小子英語不好,普通話也差,上課的時候我經常給他當翻譯。沒想到,他入了加拿大的國籍居然翻臉翻得這麼快!”

聽說好朋友和那幫瞧不起國際生的新移民學生在一起“混”,Ash是不相信的,知道他親耳聽到Tyler跟一個新移民的同學說:“Ash人傻又有錢,他沒有加拿大身份,和我們不一樣,他遲早是要滾回北京的。”

這對於Ash來說如晴天霹靂,他也在加拿大學生圈子,特別是華人圈有個無形的“身份”歧視。

總結來說,就是老移民看不起新移民,新移民看不起沒有“身份”的。

所謂沒有“身份”得就是留學生和拿工作簽證的人,Ash屬於這一類。Ash特別討厭這種觀念,他說:“我這個在中國戶籍鄙视最頂端的北京人,都沒有因為戶籍優勢,瞧不起來自中國其他地區同學,居然在加拿大被自己的同胞瞧不起。這些人都缺教訓,被我逮住了就想狠狠暴打一頓。”

在我們住的華人區,表面上大家都是一團和氣。都是移民來的,都要遵守加拿大人崇尚的普世價值觀,超越民族、種族、國界和信仰,公平、正義、自由。但是在華人區,私下里的鄙視鏈還是清晰的存在着。

我在加拿大租房子的時候就能明顯感覺到,因為我是來自北京,據說還是很受歡迎,在他們對外國人的鄙視鏈中,北京因為在中國的高房價和拆遷補償,北京人被排在了第一名。

我的房東是個福建老移民,和我年齡相仿。看房的時候,她告訴我:“我不喜歡把房子租給外國人的,特別沒有公民和PR的人,不僅拖欠我的房租,生活習慣很落後,還把房子弄得烏七八糟的!租給你們我是要特別加房租的。”

我對了她一句:“難道你不是中國人!這麼瞧不起中國人!怎麼就得罪你了!”我語氣兇狠,她也怕了,後來每次見到我說話都特別謹慎,生怕得罪了,放走我這個金主。

人在海外更敏感些,漂泊不定加上還要被同族裔的不公平對待,大人尚且難受,在青春期中正在形成世界觀的孩子眼里,總出現這些烏七八糟的歧視和鄙視,只能讓他們混亂,不知道該如何防抗。

4 羨慕大學生靠自己 更羨慕小學生有爸媽陪讀

因為Ash約架的事情,我最近也在社區里和陪讀媽媽們聊起這件事,想聽聽她們對於國

際生有沒有好的建議,大家是不是該一起寫信到教育局去聯合投訴,主張權利。

陪讀媽媽聽我講了,都深有同感。我們之所以來到海外,都是希望孩子能夠在單純的環境生活和學習。

一個陪讀媽媽在國內是大學英語老師,她和我一起寫投訴信,她說:“如果我們受了委屈、不公還不說,害怕英語不好被笑話,那我們不是白來了加拿大留學嗎?不行,要寫信去投訴這下歧視。我們在國內都是傲嬌的人呀!我們帶著錢來,租着大別墅交着學費,不能就這麼被踩在了最底層。我是教英語的,因為語言障礙少,幾乎都能聽懂老外說的話。別人對歧視華人沒啥興趣,都是咱們自己人在折騰自己,這個需要給它糾正過來!”

Ash聽我說要去投訴,他說這是他留學兩年多以來,遇到的第一個願意費勁去找官方的家長。有一段時間,他天天盼着自己趕緊成年,就可以逃離這個窒息的地方。

他曾經特別羨慕那些讀小學的留學生,他們留學的標配就是一個陪讀媽媽或者是一個陪讀爸爸。

曾經逃離北京,逃離爸媽的管束是他特別痛快的事情。在加拿大跌跌撞撞長大的過程,太痛了,太憋屈了!想爸媽的陪伴也無濟於事,馬上就要成年了。等到了大學,就能夠自由的去表達,不用被寄宿家庭的各種規定限制。

可是對於Ash,我是很擔憂的。

他是認清楚了現實的問題,鄙視也好,歧視也罷,孩子能夠看得出來,也能夠弄明白,但是他沒有正確的解決辦法和渠道。暴力也許能夠短暫解決問題,但是長此以往就會養成習慣,後果只會是被暴力所連累。

在我去教育局提交訴求時,接待我的是一個新移民來的老師,她主要負責來自中國國際生的工作,她曾經也是個陪讀媽媽。她說我的感受她都有過,一開始真是對加拿大失望透頂,真想舉家搬回中國。

但是她建議家長們不要怕,第一不要怕英語不好,遇到了不公平對待,就算是請翻譯也要把你的遭遇表達出來;

第二不要怕麻煩,加拿大人習慣了用郵件和短信溝通,這個效率是不高,但是只要堅持發肯定會有人聯繫的,一封不行就兩封,甚至可以找上門去;

第三不要怕歧視,在加拿大歧視是嚴重違法的,經常看到社區里不要歧視黑人的宣傳,如果被歧視了可以立刻報警。

這些家長們不僅要自己謹記,也要告訴孩子,不然你的訴求永遠不會有人看到,也就永遠活在最底層受氣了。

留學生被揭讀書不成當大廚遭驅逐

法官認為,陳某的女兒留在加拿大更符合她的利益。如果陳某被驅逐出境,陳妻無法兼顧撫養女兒和工作,這會對女兒的健康產生不利影響。考慮到女童的最大利益,陳某有充分的人道主義和同情理由,應獲得特別救濟,因此取消驅逐令。

一名中國籍男子在2003年就以留學生身份來到加拿大,利用假結婚取到加國的永久居民身份,之後另娶妻子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。當移民部查出他的造假行為並要將其驅逐出境時,他向聯邦法院求情,法官出于對孩子的利益考量,撤銷了強制驅逐令,讓他得以逃過一劫。

現年39歲的陳雲松(Yunsong CHEN,音譯),在2003年以留學生身份來到加拿大,但他學業無成,連學生簽證也無法延簽,於是花費5萬元通過移民中介找人做了假結婚。

陳某在攝影室內用「移花接木」的方式偽造婚禮場面,還偽造兩人之間的書信往來,最終以「夫妻團聚」的理由,在2009年成功拿到永久居民身份。

過了多年之後,陳雲松已經另娶妻生子建立了真正的家庭,但此時加拿大移民部卻發現他是假結婚,而且他在移民申請時謊稱自己曾是一名大學生,因此以「作虛假陳述」為由,對陳某下達驅逐令。

陳某向聯邦法院法官求情,在承認自己

造假的同時,希望法官能以人道主義對其酌情,讓他留在加國陪伴孩子。

受理申訴的法拉利(Mark Ferrari)法官發現,陳某對自己的違法行為悔意甚少,起初還試圖狡辯自己不是「假結婚」,直到被法官追問才不情不願地聲稱「悔過」。

但法官也發現,陳某在加國已居住近20年,期間只回中國3次,讀完書之後就成這一名大廚,對中國已經相當陌生了。

2009年時,陳某就已經買了房,迄今也積攢不少的存款,他與現任妻子相識多年,于2019年結婚,今年4月剛剛生了一個女兒。

陳某的妻子是土生土長的加拿大籍,目前在休產假,其家族都在加拿大。如果陳某被驅逐出境,他們一家就會立刻斷了生計,即便陳某妻子休完產假後出來工作,也難做到養家和照看孩子兩全。

陳妻雖然會說普通話和粵語,但她從未去過中國,難以在彼處謀生,因此隨陳某回中國的可能性極低。她打算出來工作,而讓丈夫在家照看孩子。

法拉利法官認為,陳某的女兒留在加拿大更符合她的利益。如果陳某被驅逐出境,陳妻無法兼顧撫養女兒和工作,這會對女兒的健康產生不利影響。考慮到女童的最大利益,陳某有充分的人道主義和同情理由,應獲得特別救濟,因此取消驅逐令。